

◆墨子

◆惠施公孫龍

◆莊子纂箋

錢賓四先生全集

錢穆 著

錢賓四先生全集⑥

墨

子

錢

穆

著



出版說明

本書成於民國十八年，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於民國二十年出版，收入商務百科小叢書中。本次重印即據商務版，重加整理。

原書引文標示出處，有詳列篇名者，亦有但載書名者，本次校印皆予查明補齊。惟引文方式仍如原書之舊，未加更動。

本書整理由戴景賢先生負責。

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

序

近代墨子的研究，自從盧文昭、孫星衍、畢沅的校勘，下至孫詒讓的閒詁，積聚了一百年來十數大儒的心力，闢莽開榛，其說日備。最近研治墨學的，有章炳麟、梁啟超、胡適、章行嚴，其他不可勝數。彙集諸家講墨之書，當不在千萬言以下。要在一本兩三萬字的通俗小書裏講一點墨學，實是一件至難的事。儼要是毋剿說，毋雷同，異軍特起，別備諸家未備之一格，這更不是輕易做得的。我這本區區的小冊，總算還有些自己的創見，極想努力地給同時或以往的學者解決一些墨學裏糾紛的問題。像「墨家得名的由來」、「墨子的生卒年代」、「墨學的全部系統」、「別墨和墨經」等幾處，下至許、宋、尹、惠、公孫諸家和墨學的關係，在本書裏均是想獨闢蹊徑，自造一貫的見解。並不敢徒拾陳言，謹世取寵。至於其間得失，自在讀者的公評。惟以限於篇幅，往往多所刪略；即說到的幾點，也復語焉不詳。遇考訂處，以牽涉過廣，尤未能羅列證

據，糾非顯是。這是本書的缺憾，要向讀者告罪的。

中華民國十八年中秋錢穆識。

墨子 目次

序	三
第一章 墨子傳略	一
一 墨子的姓名	一
二 墨子的國籍	七
三 墨子的生卒年代	九
第二章 墨子書的內容	一九
第三章 墨學述要	三一
一 初期的墨學	三一
一 墨子學說的背景及其系統	三一

二 墨子的人格	三六
三 墨子的弟子	四二
(一) 墨子弟子的生活狀況	四五
(二) 墨子弟子的政治活動	四七
(三) 墨子弟子的著述事業	五〇
二 墨家的鉅子制度——墨學的正統派	五五
三 南方墨學的崛起——墨子的再傳弟子許行	五八
四 中原墨派的新哲學	六〇
一 首倡萬物一體論的惠施	六〇
二 創建新心理學的宋鉞	六二
五 辯者和別墨	六七
六 墨學的衰亡	七六
七 墨者年表	八〇

墨子

第一章 墨子傳略

一 墨子的姓名

墨子姓墨，從來都如此說。直到清末江瑔著讀子卮言，論墨子非姓墨，始開異議。他文中凡列八證，最主要的是：

(一) 古者諸子派別，共分九流，凡傳其學者皆曰某家。所謂「家」者，言學派之授受，非言一姓之子孫。故周秦之前，凡言某家之學，不能繫之以姓。若墨既爲姓，復稱墨家，則孔子可稱孔家，不合古人稱謂之例。

(二) 九家之名，詳於漢志。墨家而外，若儒、道、名、法、陰陽、縱橫、雜、農，莫不各舉其學術之宗旨，以名其家；即九家外之小說家亦然，並無以姓稱者。若墨爲姓，是以姓稱其學，不合九家名稱之例。所以他說：

古之所謂「墨」者，非姓氏之稱，乃學術之稱也。

他繼續說明「墨」字之義云：

墨字從黑，故古人卽訓「墨」爲「黑」，（廣雅釋義：「墨，黑也。」孟子：「面深墨」，卽面深黑之義。）又訓爲「晦」，（釋名：「墨，晦也。」）引伸之爲瘠墨，爲繩墨。是則所謂「墨」者，蓋垢面囚首，面首黎黑之義也。

墨子以自苦爲極，其學適深合於「墨」字之義，故以「墨」名其家，人亦咸以墨子稱之。又曰：

墨子之稱墨，爲學問道術之稱，而非墨子之姓。其得名之故，實由於瘠墨不文，以繩墨自矯而來。

今按：江氏疑「墨」爲道術之稱，其論極是；至說墨字之義，則尚有未盡。余考「墨」乃古代刑名之一。白虎通五刑：「墨者，墨其額也。」尚書、周禮、漢書、孝經諸注疏，均以「墨」爲黥罪。鄭云：「墨，黥也；先刻其面，以墨窒之。」（見周禮司刑注）墨罪是五刑中最輕的，古人犯輕刑，往往罰作奴隸苦工。鄭司農說：「今之爲奴婢，古之罪人也。」（見周禮司厲注）孫詒讓亦謂：「古人凡輕罪俘虜，亦入罪隸春槩。」（周禮正義卷六九）故知「墨」爲刑徒，轉辭言之，便爲奴役。墨家生活菲薄，其道以自苦爲極，故遂被稱爲「墨」了。下面是墨爲奴役之稱的證據：

（一）墨子貴義篇：「子墨子南遊楚，楚王使穆賀見子墨子。曰：『子之言則誠善矣，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，毋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？』」穆賀以墨道爲賤人所爲，下面墨子也自以農

夫庖人相比，這是「墨」字有勞役的意義之第一證。

（二）呂氏春秋高義篇：「墨子弟子公尚過爲越王迎墨子。墨子曰：『若越王聽吾言，用吾

道，翟度身而衣，量腹而食，比於賓萌，未敢求仕。』」（比於賓萌，墨子魯問篇作「比於羣臣」，誤，故改從

呂氏。）高注：「賓，客也；萌，民也。」賓萌的意義，譬如現在所說的客籍流氓。許行至滕，也

說「願受一廬而爲氓」。許行也是主張親操勞作的，這是「墨」字有勞役的意義之第二證。

（三）墨子備梯篇：「禽滑釐事墨子三年，手足胼胝，面目黎黑，役身給使，不敢間欲。」

淮南子上也說：「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，皆可使赴火蹈刃，死不旋踵。」（見泰族訓）做墨子弟子的都要服役，這是「墨」字有勞役的意義之第三證。

（四）孟子盡心上：「墨子兼愛，摩頂放踵，利天下爲之。」趙岐注：「摩頂，摩突其頂。」荀子非相篇：「孫叔敖突禿」，楊倞注：「突謂短髮，可凌突人者。」焦循孟子正義說：「突禿聲轉，突即禿。趙氏以突明摩，謂摩迫其頂，髮爲之禿。」今按：摩頂，卽今言禿頭。古有髡罪，剪髮服役。墨家爲要便於作苦役，不惜摩頂截髮，近似髡奴，不暇來講究冠髮之禮，故爲孟子所譏斥。放踵也是失禮的事。莊子上說：「墨者以跂蹻爲服。」（天下）史記孟嘗君傳：「馮煖聞孟嘗君好客，蹻屩而見之。」屩，蹻同字，是一種輕便無底的鞋子，當時只私下穿著；蹻屩而見，這是有失禮貌的。又史記虞卿傳說他：「蹻蹻擔簦」，因爲虞卿是個寒士，不能備車乘，徒步跋涉，故也穿著輕便無底的鞋子，不穿貴族君子裝有厚底的履。屨是雨天穿的鞋子，用來踐泥的，與蹻一樣是平民苦力的裝紮。墨家爲便於作事行走，故從當時貴族階級體面的冠履制度下解放出來，截髮突頂，穿鞋放腳，弄得和刑徒奴役一樣，自頂至踵，無不失禮。孟子是主張以禮援天下的，故說：「墨子摩頂放踵，利天下爲之」，實是譏斥墨子的話。這是「墨」字有勞役的意義之第四證。

(五) 荀子禮論篇說：「天子之喪動四海，屬諸侯。諸侯之喪動通國，屬大夫。大夫之喪動一國，屬修士。修士之喪動一鄉，屬朋友。庶人之喪合族黨，動州里。刑餘罪人之喪，不得合族黨，獨屬妻子，棺槨三寸，衣衾三領，不得飾棺，不得晝行，以昏殮，凡緣而往，埋之，反，無哭泣之節，無衰麻之服，無親疏月數之等，各反其平，各復其始，已葬埋，若無喪者而止，夫是之謂至辱。」這也是譏斥墨家薄葬的非禮。左傳上也說：「若其有罪，絞縊以戮，桐棺三寸，不設屬辟。」（見哀公二年趙簡子之誓）現在墨子正是主張桐棺三寸的葬禮，自齊於刑餘罪人，故荀子指斥他爲至辱了。這更是墨家「墨」字爲黥墨罪人之意的顯證了。

(六) 荀子王霸篇又說：「以是縣天下，一四海，何故必自爲之？自爲之者，役夫之道也，墨子之說也。」這明明斥墨子之說爲役夫之道。這又是墨家「墨」字爲罪人服役之意的顯證了。

禮記上說：「禮不下庶人，刑不上大夫。」（曲禮上）孟子也說：「無君子莫治野人，無野人莫養君子。」（滕文公上）「勞心者治人，勞力者治於人；治於人者食人，治人者食於人。」（同上）這是古代貴族階級未消滅以前的社會上一條極大的鴻溝。講禮的，食於人的，是貴族；勞力的，食人的，是平民。墨子是一個極端反對貴族生活的人，他因反對貴族生活，所以反對禮樂，反對考究禮樂的儒家。儒家反唇相譏，說：「你們所講，只是一種刑徒役夫的行徑，那裏像我們是講

的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的道呢？」所以才加上他們一個「墨家」的徽號。這明明是譏笑他們，但是墨家卻實認不諱，說：「我們講的真是刑徒役夫的行徑。但是你們不要錯認了，刑徒役夫的行徑，是不容易做到的。從前只有一個大禹，才够得上像一個刑徒役夫。非有大禹的苦行，也就不配來做我們的刑徒役夫。」莊子上說：

墨子稱道曰：「昔者禹之湮洪水，決江河，而通四夷九州也。名川三百，支川三千，小者無數。禹親自操橐耜，而九雜天下之川。腓無胈，脰無毛，沐甚雨，櫛疾風，置萬國。禹大聖也，而形勞天下也如此。」使後世之墨者，多以裘褐爲衣，以跣踣爲服，日夜不休，以自苦爲極。曰：「不能如此，非禹之道也，不足謂墨。」（天下）

就是這個意思。因此那一派人便得了一個「墨者」的稱呼。這譬如現在一輩學者，提倡勞工神聖，自稱勞工學派，或自稱工黨，是一色的了。墨子是那一派的先生，人家譏笑他說那位先生是「墨先生」，墨家也就直認不諱的都呼他爲「墨先生」了。（今墨子書中稱墨子爲「子墨子」，我說應該寫作「子（墨子）」，意義才明白。）

照以上推論，江氏所謂「墨非姓氏之稱，乃學術之稱」的一語，真可說是不磨之論。後來漢

初有一個黥徒，他本姓英名布，但是當時多呼他黥布；他以後封到王爵，但是黥布的微號，已經流行，司馬遷做史記，爲他作傳，也題黥布列傳，而在文中聲明他本姓英氏。現在墨子也居然以「墨」爲姓了。可惜司馬遷對於墨子的事迹也知道得很少，沒有把他的真姓氏記出。直到二千年後，才有人出來疑心他並非姓墨。但是對於「墨」字的意義，一時也還考不出來。因此有人以爲墨字係指面目黧黑而言；又附會到僧人的緇衣，說墨子是印度的黑面和尚。孟子說：「墨子無父」，便是說他出家；「摩頂放踵」是禿頭赤足的僧裝。種種無稽之說，都從「墨」字的不得其解而來。現在我把墨字的真義指出，不但這種無稽之說可以消失；而墨家的真精神，也從墨字的訓詁上，可以得到一層深切的認識了。

至於墨子名翟，雖然江瑛也曾一併懷疑過，我以爲大致可信，不復詳辨。

二 墨子的國籍

墨子生國，舊有三說：

(一) 墨子宋人說。

司馬遷史記說：「蓋墨翟，宋之大夫。」（見孟子荀卿列傳）然並不說他是宋人。晉葛洪、唐楊倞始說墨翟宋人。（見葛洪神仙傳，文選長笛賦李注引，抱朴子，及荀子修身篇注。）恐自宋大夫推想，非有確據。墨子公輸篇有：「子墨子歸過宋」一語，可見墨子非宋人。

（二）墨子楚人說。

高誘注呂氏春秋（當染篇）謂：「墨子魯人，畢沅說是楚之魯陽。」（見畢氏墨子注）武億也說墨子楚人，（見授堂文鈔墨子跋）此說因墨子曾與魯陽文君問答而起，也無確切的證據。墨子貴義篇說：「墨子南遊於楚」，可見墨子非楚人。

（三）墨子魯人說。

呂氏春秋愛類篇：「公輸般欲為楚攻宋，墨子聞之，自魯往。」（墨子公輸篇，作「起於齊」者誤，詳見孫氏閒詁）高誘也說墨翟魯人。（見前）南遊楚，歸過宋云云，皆可為證。（貴義篇有墨子「北之齊」，「南遊使於衛」諸語，同樣是極好的證據。）

根據上列推論，自以魯人之說為定。